

自由·美·人生

——庄子的“道”路

王剑峰

张岱年先生在《中国哲学大纲》中指出：“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是人生论，人生论之中心部分是人生理想论”。庄子哲学被称为道家哲学，虽然从表面上看，完全是一种以“道”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，但实际上也内涵着人生理想论。《庄子》实质上是一部人生哲学的著作。

庄子对自由的论述，是通过以下几个层次展开的。

第一：顺乎自然——实现自由的基础。

“道”是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，研究庄子思想，必须从道入手。虽然庄子与老子并称道家，但庄子极少论道。东郭子曾问庄子道在何方，庄子说：“无所不在”。并做了“每下愈况”的比喻：“在蝼蚁”“在稊稗”“在瓦甓”“在屎溺”（《知北游》）。言下之意，不要把道看得尊贵无比，道就是自然，自然就是道。由此出发，庄子所做的第一项工作，便是降低人的地位，反对人为，主张无为。庄子认为，从道的观点来看，“万物齐一”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。人，作为天地中一物，只不过在宇宙的洪流中偶然遭遇了人形而已。《大宗师》里有一则寓言，某工匠在铸造金属器物，金属突然从熔炉里跳出来大叫：“一定要把我铸成一把良剑！”工匠一定会认为这是块不祥的金属。如果人成了人形以后就大喊“我是人！我是人！”造化者一定认为这是不祥之人。庄子用寓言告诉人们，不要以为人多么尊严，人无非是自然中一物，与猪马牛羊并无区别。在此基础上，庄子强烈反对以人为破坏自然，“牛马四足，是谓天；落马首，穿牛鼻，是谓人。故曰：无以人灭天”。（《秋水》）这里的“天”即自然，“人”即人为。对人来说，自然也就是人的自由天性，是道在人身上的体现。所以，真正的自由就是任其天性，顺乎自然，与自然合一。

第二，“心斋”“坐忘”——实现自由的途径。

庄子否定人为，又追求自由，貌似矛盾，其实不然，因为他所追求的自由恰在于无为。庄子认为，人之所以不自由，恰因为人太“有为”，太执著于功名利禄，只有破除“有为”，才能不为外物所役，方能自由。怎样才能达到这种自由境界呢？庄子发挥了老子“绝圣弃智”的思想。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……绝圣弃智，大盗乃止”。（《法篋》）别人都赞美“离娄之明、师旷之聪、公输子之巧”。而庄子却偏主张“塞瞽旷之耳”“胶离朱之目”“捫工垂之指”（同上）。因为这些人为的声色巧利，都只能起破坏天性的作用。只有通过“心斋”“坐忘”破除这些耳目心意，才能回复到人的自由天性，达到与天道合一的自由境界。

[心斋]“敢问心斋。仲尼曰：若一志，无听之于耳，而听之以心；无听之以心，而听之以气。听止于耳，心止于符。气也者，虚而待物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，心斋也”。（《人间世》）

不听之以耳、而听之以心，即舍外专内；不听之以心，而听之以气，即去知而自然。所谓“虚”，就是一种空明、虚静的精神状态。做到“心斋”，就能忘掉自我，忘掉一切，在心灵的极端空虚状态下，直观宇宙之道。这也正是“坐忘”所宣传的。

[坐忘]“何谓坐忘？颜回曰：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道。此谓坐忘。”（《大宗师》）

“坐忘”即遗忘自己的躯体，抛开自己的聪明，丢掉已有的知识，和大道融通为一。

不管是“心斋”还是“坐忘”，其秘诀就在一个“忘”字。

“三日后可外天下……五日后能外物……九日而后能外生。已外生矣，而后能朝彻，朝彻而后能见独。见独而后能无古今。无古念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”（同上）

“外天下”即忘世，“外物”即忘物，“外生”即忘我。做到这些，便大彻大悟，达到一种如清且初明，如黑暗中骤见光明的新境界。在此基础上，方可见绝对之道，而后才可超乎时间，进入不生不死的自由境界。

所以，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的关键就是“忘”——忘物、忘我。忘物，就是忘记物我的界限，忘记一切是非差别，万物齐一，不分彼此。忘我，则要泯灭自我，消除自我意识，无欲无求，与自然混沌一体，与道同在，这样也就实现了自由。自由是绝对的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
第三，逍遥游——自由的最高境界。

逍遥游，是庄子追求的自由的象征，在庄子的文章中，“游”字多次出现。

“乘云气，骑日月、而游乎四海之外，死生不变于己，而况利害之端乎”。（《齐物论》）

“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不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。”（《天下》）

“与造物者为人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气……忘其肝胆，遗其耳目，反覆始终不知端倪，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为之业。”（《大宗师》）

从庄子的思想发展来看，所谓“游”，有个从“有待”到“无待”的过程。《逍遥游》开篇所描写的大鹏扶摇而上九万，列子御风日行八百，表面自由，实际上并非自由，因为他们都得借助于空间、风力，都是“有待”的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逍遥游，并未达到绝对的自由。真正的逍遥游，是一种“无待”的自由——绝对的、无需任何条件的自由。“乘天地之气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。”（《逍遥游》）这种“无待”的自由，其特征便是“无己”、“无名”、“无功”。“无己”，去知去欲；“无名”，不慕名位，独善其身；“无功”，政治上无为。做到这些，便是所谓“至人”“神人”“圣人”，便达到了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。

以上三个层次的展开，充分体现了庄子自由观的特点和实质。他以浪漫的笔调所描绘的逍遥游，实际上并不是能付诸行动的自由，而仅仅是心灵的“游”。《逍遥游》从反面揭示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绝对自由，因为现实生活都是“有待”的。在那个“无耻者富、多信者显”（《盗跖》）“以天下为沉浊，不可与庄语”（《以天下》）的社会中，个体生命要获得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。“无待”的自由，只能在思想中得以实现。只有在思想中，才能通过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，做到“无名、无己、无功”，达到“是非不得于身”“死生不变于己”，“不知利害”。在庄子看来，超脱了生死、利害、是非，就是绝对的自由理想的人生境界。应该象“相忘于江湖”的鱼那样，怡然自得地在江湖中自由地遨游。毫无疑问，庄子所追求的自由，是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特点的。如果说自由是一种超越的话，庄子的自由观所追求的不是外在的超越，不是对自然、社会的超越，而是一种内在的超越，一种心理上的超脱。换句话说，行动的自由完全被消融于精神的自由中，不是采取实际行动去解决实际问题，而是通过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，在内心改变问题的性质，达到心理上、精神上的平衡。就这一点来说，几乎和宗教殊途同归。事实上，庄子哲学在一定程度上，起了替代宗教的作用。因为它以非宗教的方式，指明了克服精神苦闷的方式——面对现实中的挫败，无法实现的理想，无法做到的逍遥自由，都可以在精神世界中得到弥补。但是庄子的人生理论，同道教学说还是有重大区别的。庄子人生理想的象征“神人”、“圣人”、“至人”，仅仅是一种精神人格之神，是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。而道教所追求的是肉身成仙，长生不死。前者是人生哲学，后者是宗教。庄子追求的人生境界，虽不一定能在现实物质世界中实现，却有可能在心理的精神世界中实现。而道教的神仙系统，却是一种迷信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因道教之神的荒谬性，而否定庄子人生哲学中神人存在的理性基础。

实际上，庄子所宣扬的，也可说是一种顺应自然、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。

“死生、存亡、穷达、贫富、贤与不肖、毁誉、饥渴寒暑，是事之变，命之行也”（《德充符》）

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，就不会有哀乐的干扰，这就是自由。至此，精神自由已内化成宿命论。庄子哲学自然带上了消极避世的色彩，道家也被挂上了“出世”的人生态度的标签。不过，这种消极、出世，只表现为现实中的安命无为，外在行动的被动随俗，内在精神却是傲然独立的。在《天地》篇中，庄子强调人应该有异于凡俗的“独志”，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。这种内与外的矛盾，就是庄子所说的“外化而内不化”。“外化”即随顺万物的

变化,安于环境、听天由命。“内不化”即与道同体,“不与物迁”,在万物纷纭中保持内心独立。“外化”体现了安时处顺,随波逐流的消极态度,而“内不化”则体现了人格的卓然独立、孤傲不羁的精神。“逍遥齐物追庄周”,(苏轼)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”的古训,庄子及其追随者,真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实现。历史上许多具有反抗性格的思想家、作家,对当时制度的怀疑批评,对独立精神的追求,在不同程度上,都受过庄子自由观的影响。

二

自由·美·人生是密不可分的。我们说自由与美的境界,是庄子人生理想的最高体现,而事实上,作为人生理想的境界,自由就是美,美也就是自由,将自由纳入审美范畴,是庄子美学思想的一大特点。

第一,自由的境界,即审美的境界。

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,庄子以洒脱的文笔,描绘了磅礴的自然之美。然而,涉及到美的本体问题,庄子却避而不谈。

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有明法而不议,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”(《知北游》)

那么,我们关于天地自然的美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?

“游心于物之初,……夫得是,至美、至乐也,得至美而游乎至乐,谓之圣人。”(《田子方》)

原来,“至美”、“至乐”(审美境界)的实现,是“游心于物之初”,即“原天地之大美”的缘故。既然“天地有大美”,“原天地”(与天合一)当然也就是“原天地之大美”。“与天合者,谓之乐。”(《天道》)其中道理显而易见。

我们知道,“游”是自由的象征,这里,“游”又成了“至美”、“至乐”的前提。可见,自由的境界也就是审美的境界,实现自由境界的过程,也就是进入审美境界的过程。而“天人合一”,既是自由实现的心理基础,也是美感产生的心理源泉。“天人合一”,“原天地之大美”,无疑也就是囊括宇宙,弥纶六合、充盈天地之间的自然美,即“朴素”,“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”。(《天道》)庄子主张返朴归真、回归自然,在精神自由中步入审美境界,这种美学观点,对中国艺术产生过极大的影响。冯友兰先生曾评价说,“道家虽然没有论艺术的专著,但是他们对精神自由运动的赞美,对于自然的理想化,使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受到深刻的启示。”(《中国哲学简史》)从此,以自然为主题的文艺,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,尤其表现在诗歌和绘画中山水诗、山水画的崛起上。而无论是山水诗还是山水画,所追求的目标,都是与自然融为一体,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,获得精神自由和审美享受。

如果说以上论述,还停留在对自然之美的静态的审美观照的话,那么下面我们会看到更为精彩的对人的行为的审美体验。对此,庄子在他的寓言故事中,曾作过多次生动的描述。如《养生主》中的庖丁在解牛时,

“手之所触、肩之所倚,足之所履、膝之所踣,砉然响然,奏刀柔脆然,莫不中音,合于桑林之舞,乃中经首之会。”

为什么会有这种美呢?原因就在于庖丁解牛时,达到了一种自由的、创造的境界。“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。”这种令人踌躇满志的美,只能解释成因自由而生。庄子还有许多寓言,如,“轮扁斲轮”、“佝偻者承蜩”,“津人操舟若神”,“梓庆削楹”等,都有一个共同之处,就是以自由的劳动上升为美的享受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里涉及的已经是行动的自由,而非单纯的精神自由。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,在劳动过程中,人的本质力量充分对象化,人们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,肯定自身的本质力量,感受到自己是自由的人,就能给人以极端的快感和美感。庖丁及其欣赏者们,正是从这种自由的劳动中得到了审美愉悦,这里已接触到了美的实质。

第二,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,既是自由实现的途径,也是美感产生的前提。

美的境界如何达到?美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产生?如前所述,美,就是自由创造的境界,那么自由创造的前提——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,无疑也就是美感实现的前提。

我们已经知道,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最大的要求,就是虚、忘——忘物、忘我、去知、去己,在虚静空灵的状态中超越自我,明觉天道,与天道合一。下面,我们看看庄子是如何通过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,而达到审美体验的。

解牛的庖丁在总结他的经验时说,“臣所好者道也,进乎技矣。”正是由技升入道,才达到“以神遇而不以目视”的地步。(《养生主》)而这种由技入道,则是长期“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”(《达生》)的结果。如在“佝偻者承蜩”的故事中,佝偻老人处身“若槲株杓”,执臂“若槁木之枝”,“虽天地之大、万物之多,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及不侧,不以万物易蜩之翼,何为而不得。”此时,老人已幻化成了一棵老树,站立的身躯象老树桩一样坚定,伸出

的手臂如枯树枝一样安稳，心无二意，忘却了万物和自我。当老人凝神于蝉翼之时，唯有蝉充溢着心灵空间，蝉就是整个世界（自然），蝉已与我合一，怎么会不顺利呢？他承蜩若撮是不足为奇的。再如，“梓庆削木为（乐器）”中，其艺术创作达到了“惊犹鬼神”的地步。问其经验，曰：

“臣将为镞，未尝敢以耗气也，必齐以心静。齐三日，而不敢怀庆赏爵禄；齐五日，不敢怀非誉巧拙；齐七日，辄忘吾有四肢形体也。……然后入山林，观天性；形躯至矣，然后成见镞，然后加手焉，不然则已。则以天合天，器之所以凝神者，其是与！”

“齐”——斋戒、净心。不考虑庆赏爵禄，不考虑非誉巧拙，最后完全忘我，然后再深入山林，观察自然，“以天合天”，成镞在胸之后，才投入艺术创作。

佝偻老人与梓庆的成功之道，都是忘我。在忘我中与自然之道合一，将小我融入宇宙自然的大美之中，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自然之中，超时空、超利害、超生死、超美丑，在人与自然（天道）的彻底同一中，实现自由的同时，也是审美的境界。

从以上分析中，不难看出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，无论是在对自然的审美观照还是在对人事的审美观照中，庄子强调的都是“忘我”，“天人合一”。但这无疑给庄子的美学观披上了主观、神秘的面纱。其实，从审美的角度来看，所谓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，无非是要求审美主体，排除功名利禄等各种干扰，彻底投身于审美创造和审美活动中。“忘我”不仅不是消融自我，封闭自我，反而是敞开自我心灵之门，包容天道。这颇类似于现代美学中的移情忘我的学说。“忘”，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中并不少见。如评论家在谈起优秀艺术作品时，经常提到“气韵生动”，而“气韵得之于无我之境”。当代的一位舞蹈家在描述好的艺术实践时，也用过“无我、无住、无信念”的字眼。也许，最能揭去这层神秘面纱的，是现代美学中潜意识学说的引进。潜意识对创造行为的影响已属共识。如果说潜意识、无意识这些现代词汇，是对“忘”“无我”的最好诠释的话，那么庄子的说法，当属潜意识与艺术创造理论在中国典籍中最早的论述。

沿着庄子的“道”路，在“天人合一”，顺应天道的原则之下，我们看到自由与美几乎是合二为一的。自由的审美的人生境界，构成了庄子的人生理想。

谈起自由，有史以来，自由的确是整个人类所追求的最高主题。西方的英雄宣示：“生命诚可贵、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”。若换了庄子，是断然不会如此实践的。因为在他看来，恰如人生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层面一样，自由也应该有外在的自由的自由和内在的精神自由之分。既然外在的自由的自由难以实现，不如转而逍遥于精神的绝对自由，并在精神的逍遥游中达到审美愉悦。不过，庄子的逍遥游并不是在冥想中消融生命，他的一系列寓言都涉及到活动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窥见了行动自由与必然之间的联系。如庖丁的“游刃有余”，是“因其固然，顺其天理”，在长期的实践中，了解了牛的生理结构的缘故。所以，庄子并不是不要生存，不要活动，而是以活动为媒介，在与自然天道合一的自由中，实现美的创造，获得美的享受。

最终，庄子巧妙地将人生转化成了艺术。你可以是一个庖子，一个梓人，一个承蜩者，你可以从事任何一门营生，但同时你又可以身兼生活艺术家。因为你可以通过这些活动，与天道融通，并体验到创造的自由与美的愉悦。韦政通先生在《中国智慧》中说：“在中国，人生就是广义的艺术，生命史就是自己艺术的作品”。的确，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不是趋于功利，而是趋于审美。人们以审美的态度，去观照自然和人生，使自然和人生都充满着盎然的生机和欣悦的诗意，这就是有庄子的影响。所以，我们宁愿把庄子看成一个人生美学家，他致力于把我们整个人生，提高到美学的高度，艺术的高度。虽然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，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之上，庄子的人生哲学，似乎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悖，但在物欲横流，许多人对物质欲望趋之若鹜的今天，庄子的人生哲学也许能给人们以某种精神上的启迪和安慰，可以使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，认识到精神生活的重要，从而保持心灵上的宁静和心理上的平衡，并最终使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互协调，为现代人提供一个理想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环境，这也许就是庄子人生哲学的现代意义。

（作者单位：杭州商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：朱林）